

關山行    ⊙ 沙里仙

瀛苑副刊

93年寒假，與高雄桃源鄉的布農朋友同登關山。

前一晚夜宿於 dadakas（樟山村）朋友家。他的 tama（父親之意）笑咧了

嘴，已在門口等待多時，dina（母）見著了我使用生澀的國語拼湊出

：「閔聰，你回來的啦！」接著連忙翻找出一堆可食用的東西。很高

興自己被他們視為 kafeazi（同氏族的朋友）。

上了山頂。「閔聰，你只吃麵包不會飽的啦，我的便當先給你吃嘿！

」「喝一點飲料，會讓你更溫暖喔！」望著他們實在盛情難卻，心中

更是感動莫名。

迎著獵獵的北風，雙頰凍得刺痛不已。腳下的雲海迅速地翻湧聚合著

，一股懾人的巨大寒意正悄然形成。

我將一瓶濃烈的人情味一飲而盡，熾熱的友情正在胸口膨脹、發酵著

，此刻我們的心正緊密地相繫在一起。

凝望著窗前黛藍色的山脈，我又回到了山上。